

朱子節要

十一之十四

漢書門			
九	四	一	九
七	一		
五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九		
八			
函	九		
三	四		
架	一		
	九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9
冊數	5 (5)
函號	298 269



劉元城有言

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

東之 亦不濟事

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

徒拘

教道後進

須是嚴毅

小學書

是做入底樣子

晦翁先生曰

後生初學

且看

朱子節要卷之十一

朱子節要卷之十一

朱子節要卷之十一

可以平天下

方是正當學問

以至於齊家治國

誠意正心

修身而推之

須是格物致知

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

聖人教人為學

非使人

其實都曉不得也

其言都曉不得也

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

理熟

有得力處

今人多是躐

日久月淡

自然心與

急

自此反復不厭

後生且教他依本子

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

此言極有味

不可一日近小人

以為攝伏身心之助

此矣 唯有讀書一事 尚可

而為入德之階 今既皆無

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

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

必皆使之抑心下首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

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學者之通患也 所以古人設教

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 此

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 則又反

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

答孫仁甫曰 夫人無英氣

...

旨趣

誦之宜舒緩不迫

切要反復精詳

方能漸見

與魏應仲曰

所讀經史

徒爲此氣所使

而不得有所就也

立

而有可據之地 不然

終恐

庶幾心意漸馴

根本籠

如此積累

做得三五年工夫

而毋計近功

省覺收斂

而毋計近功

操存持守

則隨時隨處

奈煩著實

而勿求速解

窮理

則細立課程

之間

致其下學之功

讀書

故今爲賢者計

且當就日用

然不循序而致謹焉

則亦未有益也

務要凝重

不可剽輕

恐至昏怠

出入走趨

莊

不可傾倚

起居坐立

務要端

身受此黠暗以自欺也

護短

恥於質問

而終

以時省闕

切不可含糊

思索不通

卽置小冊子逐一抄記

小有疑處卽便思索

涉獵鹵莽

纔看過了便謂已通

不可貪多務廣

賢

則心定而義理易究

須端莊正坐

如對聖

令字字分明

更

用冊子隨手劄記

候見

日間思索有疑

業請益

隨衆例不得怠慢

與長子受之曰

早晚受

明矣

理

講習易

勿令心少有放佚

則自然漸近道

則自然漸近道

將一旬內書

溫習數過

自點檢所習之業

每旬休日

雜書

恐分精力

早晚頻

少說閑話

恐廢光陰

勿觀

無故不須出入

以和敬待人

凡事切須謹飭

以害德性

以謙遜自牧

以謙遜自牧

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

不得飲酒 荒思廢業

尙氣凌人 自取恥辱

凡事謙恭 不得

當 不得戲咲喧譁

不得倨肆惰慢 言語須要諦

居處須是恭敬

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

必往 人來相見 亦啓稟 然後往

有合見者見之 不令見則不

與人往還 初到問先生

逐日割記 不得自擅出入

歸安下處思省 切要之言

質問 不得放過 所聞誨語

朱子節要 卷之十一

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

不能克已從善

審之 百無所失矣 但恐志趣卑凡

亦自合見得五七分

更問以

損友也

推此見之

傲慢褻狎

導人為惡者

益友也

其論諛輕薄

敦厚忠信

敦厚忠信

能攻吾過者

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

大凡

是同學

亦不可無親疎之辨

交遊之間

尤當審擇

雖

有來告者

亦勿酬答

及說人家短長是非

尤當澹戒

不可言人過惡

吾雖未敢言

而竊

循之而上

有無限好事

推廣

大抵只是勤謹二字

其所未及

亦可據此

以上數條

切宜謹守

錄之

而資問之

思與之齊而後已

則借來熟看

或傳

蒙古字書

則敬慕而記錄之 見人好文字勝已者

見人嘉言善行

有賢師長

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小人之域

如此

則雖

不可荏苒漸習

自趨

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

損者不期近而日親

蒙古字書

事

後世驕侈

衛社稷

躬耕稼陶漁之

能

能用命也

古之人執干戈

入其軍

而樊須雖少

之庭

冉有用矛却齊以

夫子之鈞弋

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

子路之負米 子貢之埋馬

子路之負米 子貢之埋馬

子路之負米 子貢之埋馬

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

僕

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

待臣僕如子弟

待子弟如臣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

然

吾雖不欲言

而未免為汝憂之也

為汝願之 反之而下

有無限不好事

有無限不好事

人能就上面做將去 則心之

孝悌忠信日用常行底語

聖人教人

大槩只是說

把敬為主

要補填實難

收斂身心方可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

只得教人且

便自養得他心

古人小學

可少變乎

不知不覺自好了

漸率其子弟

只教之以事

士君子知為學者

職為恥

此風日變不可復也

日甚

反以臣子之

朱子節要

卷之十一

經

以為不先乎大學

夫道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廢也

為入道之序

而後及諸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

之道也

作士氣之一事也

夫道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廢也

為法

此亦正人心

明白俊偉之文

誦以

夫道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廢也

莫若取三十年前

渾厚純正

夫道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廢也

此是今日莫大之弊

今欲革之

一味穿穴旁支曲徑

以為新奇

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

然近年

方說得詳

如心性等字

到子思孟子

放者自收

心之昏者自著

夫道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廢也

謹獨之戒

未嘗不三致

辨別義利

毋自欺

自得

然為已務實

平心易氣

以聽其所

思

以究其所難知

玩其詞

求其義

研精覃

書也

必使之辨其音釋

正其章句

其於讀

論天下之事

其於讀

經綸大經

而讀天下之書

則又無以建立大本

則又無以建立大本

庸之旨趣

然不會其極於中庸

則無以融會貫通

而極中

不參之語孟

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

反求諸已

之要 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 接物

不計其功 之要 已所不欲

不謀其利 右處事 明其道

遷善改過 之要 正其

言忠信 右修身

明辨之 慎思之 夫婦有別

有序 朋友有信 父子有親 君

臣有義 白鹿洞規曰 意焉

行篤敬 懲忿窒慾 言忠信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有序 朋友有信 父子有親 君

臣有義 白鹿洞規曰 意焉

行篤敬 懲忿窒慾 言忠信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有序 朋友有信 父子有親 君

臣有義 白鹿洞規曰 意焉

行篤敬 懲忿窒慾 言忠信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有序 朋友有信 父子有親 君

臣有義 白鹿洞規曰 意焉

行篤敬 懲忿窒慾 言忠信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有序 朋友有信 父子有親 君

臣有義 白鹿洞規曰 意焉

行篤敬 懲忿窒慾 言忠信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有序 朋友有信 父子有親 君

臣有義 白鹿洞規曰 意焉

行篤敬 懲忿窒慾 言忠信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有序 朋友有信 父子有親 君

臣有義 白鹿洞規曰 意焉

行篤敬 懲忿窒慾 言忠信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有序 朋友有信 父子有親 君

臣有義 白鹿洞規曰 意焉

凡事不可着箇且字

鮮有

豈可不自鞭策

開卷

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

豈可不戒

敗

而萬事瓦裂

晦翁先生曰

士君子立身一

朱子節要卷之十二

...

人須有廉耻

有耻

不得放過

須勤勤提省

於纖微毫忽之間

是義

便不可入堯舜之道

每事求自家安利處

便不

纔有順適底意思

便是人欲

爾

爾

則立地便至

只在把住放行之間

上面煞有等級

做不好人

妨

要作好人

蓋道無妨便是有

康節詩云

閒居慎莫說無妨

纔枉其小

便害其大

不害事

不害事

人豈可不養素
楊綰用
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

儉德極好
凡事儉則鮮失
矣

窮須是忍
忍到熟處
自無戚戚之念
可不戒哉

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
非
某觀今人不能嚙菜根
逢人即有求
所以百事

則亦何所不至
呂舍人詩曰
以至立脚不任
不知廉恥

其氣銷屈
則能有所不為
今有一樣人
不能安貧

且看此等處

聖賢氣象是如何

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

夫子乘桴之歎

獨許子路之能從

無要緊要做甚麼

見得道理透

許多閑物事 都

空喫了世間人飯

只是空生

空死

空具形骸

若不盡得此理

拄天踏地

方不負此生

道理

方成箇人

方可

擔負許多道理

盡得這

緣我這身

是天造地設底

只理會此身

其他都是閑物事

自重耶

...

不要十分分明理會

且恁

上下相咻

以勿生事

今日士大夫

惟以苟且捱去為事

險塗難盡者

可念也

荆公所謂末俗易高

事業止此

便不求進

摸

小有所立

即自以為

正坐講學不精

不見聖門廣大規

晚來往往不滿人意

向來一番前輩

少日籠有時望

何嘗入得他胸次耶

如百千蚊蚋

鼓發狂鬧

世間許多紛紛擾擾

定

此理

然事之是非

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

去 豈有

事只有箇是非 只揀是處行將

便自隨眾不得

吾人所處

着箇道理二字

...

...

...

風俗如此

可畏可畏

苟且 自道是年高見長

一切利方為圖

隨俗

却悔其太惺惺了了

少負能聲

及少經挫抑

便做官不得

有人

才理會分明

鶻突

...

...

者

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

此其語意之深切

蓋有前賢所未發

所為而然者也

善乎

張子敬夫之言曰

為已者無

亦為人耳

而為之

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

皆為已也

以其可以求知於世

有司之事

而為之

則雖甲兵財穀籩豆

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

行

當反而求盡其道

道理有未盡耳

不當咎其不可

人於道理不能行

只是在我之

苟欲聞過

但當一一容受

法

改過貴勇

防患貴

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事業功勞於我何有

觀天地生萬

蓋太極中本無物

謙之為卦

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

五

便是自欺也

須是打疊得盡

善

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

蓋中心欲為

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為自欺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

毫釐之差矣

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

驢覓驢

只成一場閑說話

何由得如此

則是騎

即便不如此是藥

若更問

又曰

知得如此是病

拙法

別求妙解也

不必妄意推求

欲舍此

但當堅守

常自警覺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corresponding to the printed annotations.

即此欲去之心

便是能去之藥

凡日用間

知此一病而欲去之

有過則喜之意也

必與辨爭

非告以

樂告而無隱情矣

若切切計較

則事無大小

人皆

不當復計其虛實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corresponding to the printed annotations.

如此

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

釋氏謂人死為鬼

鬼復為人

其他更不消說

這一事

已是極大罪名

辨而明

只是廢三綱五常

晦翁先生曰

佛老之學

不待深

朱子節要卷之十三

朱子節要卷之十三

矣

朱子節要

朱子節要

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

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

同乎此

我之所能私乎

釋氏所云真性

資始者也

曷嘗不在

而豈有

於穆不已

大哉乾元

萬物

所以生物之理

所謂維天之命

不必言在

蓋所謂性

即天地

不必言真

未嘗不在

某謂性無偽冒

形有死生

真性常在

答李伯諫曰

來書云

必無是理也

來去去
更不由他造化生生

則是始終幽明

却有

兼也

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

固已兼之矣

不待兼之而後

人事生理者

於死與鬼神

為二乎

若以為一

則專言

某謂不知生死人鬼為一乎

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

夫死而後生之理也

夫子專言人事生理

而佛

答吳公濟曰

來書云

夫死而後生之理也

之

非自私自利而何

見真性

惟恐其死而失

其死而常在也

苟異乎此

而欲空妄心

其學固有所為

非欲

夫死而後生之理也

先生曰 天命之性 固未嘗有儒佛也
佛否

答曰 公本來處還有儒

雜書中有或問儒佛異同

二道無兩心

故著不得他佛法

只為無

聖人無兩心

如何要排佛曰

芮國器嘗云

天下無二道

思便是不同

又何必言同

只這靠傍的意

某言若果然是

學佛者嘗云

儒佛一同

間隔也

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欠缺

奈何這心

學者 往往多歸異教何故

意如此 為不可解耳

親承有道 而立

從風而靡有不足怪 獨某子自謂

俗學之士

此禪學末流淫遁之常談

以本來無有者

混儒佛而一之也

之辨哉 今某子之言如此 是欲

然堯之所以為堯 桀之所以為桀 豈可莫

嘗有者為言 固未嘗有堯桀也

則奚獨儒佛

則已具矣 必以未

然儒佛是非之理

不足見

聖人之書

非細心研究

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

只是無見識

所以被他降下

聲名之計者

到這裏都靠不得了

多書

許多記誦文章

所藉以取利祿

禪家引去

曰是爾平生所讀許

或問今世士大夫

何以晚年都被

個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如何不隨他去

不知自家這裏有

際斷恁地見成捷快

一朝得入

則前後

不下

見禪者之說有個悟門

獨見 然後為得 蓋亦有自謂得之

以僥倖一旦 恍然

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

讀書窮理為大禁

以亂孔孟之實者 其法首以

近年以來 乃有假佛釋之似

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

...

亡之端

若只如此讀書

興亡之變

而不察此心存

畧王道而尊伯術

極論古今

近日又有一般學問

廢經而治史

所以見識皆低

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無這工夫

某數日來閑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

...

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

異端之學 以性自私 固為大病

故不必深與之辨

則彼之邪說如雪見現耳

但當力行吾道 使益光明

是真難滅

是假易除

以故學者翕然趨之 然諺有之

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

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

世學不明 異端蠱起 大率

賢之學 有大不相似者

治人之際 乃與聖

者矣 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

修己

何嘗倚靠得

稍久

却漸漸淡去了

畧有所見 覺得果是潔淨快活

所謂豁然頓悟者 乃是當時

後來所為

却更顛倒錯亂

看來

初見時常云有所悟

後看這人只尋常 如陸子靜門人

林中有言頓悟者

不知倚靠得否

曰某也曾見叢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

也

者之論

亦有近似之者

不可不察

無非至理 此尤害事 近世儒

而率意妄行

便謂

蓋其心

自以吾之所見

已高於聖賢

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

至於聖賢之本意

其不異於彼

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

以身言者

則引而納之於心

苟以幸

言者

則挽而附之於已

以附會而說合之

凡吾教之以物

知所定

於是因其近似之言

兩者交戰於胸中

而不

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

理民彝

有不容殄滅

而不滿於其意

顧天

溺於佛學

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

荅江德功曰

近世學者

目前

乃為根本功夫

至於

照管

要得常在

便要識得此物

而後將心想象

之真 所謂谷神不死

學者合下

動蕩流轉

是即所謂無極

正謂日用之間

別有一物

光輝閃爍

荅廖子晦曰

詳來喻

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學之士

心術隱微之大病

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

此近世雜

於聖賢

何不可者

而不自知其

神氣象

有加於前

則吾又為有功

又况推而高之

鑿而深之

使其精

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

豈不

克已復禮

但只教人格物致知

根原之計

而却都無此說

要常在目前

以為直截

察

要令實見

著緊把握

直指此物

教人著緊體

直指此物

設教

首先便合痛下言語

其意則善矣

然若果是如此

則聖人

故不得為實見耳

此

後

亦是未見此物

之初

仰高鑽堅

瞻前忽

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

雖以顏子

學問踐履

零碎湊合

自是

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 但推其本

然其實 只是人心之中

蓋原此理之所自來 雖極微妙

而固守之也

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

而已 未嘗使人日用之間

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 君子修之吉

學問思辨而篤行之 只說定之

所說用功夫處 只說擇善固執

以明道體之極致

喫緊為人 特著中庸太極之書

等玄妙之談 雖以子思周子

言 平易明白 固無此

誤人枉費日力耶 論孟之

亦非提取此物

藏在胸中

分明

可以體察

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

漸次

齊

不使心念向外走作

亦只是說日用之間

收斂整

如說求其放心

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仁義

便是理會此事處

非是別

則只擇善固執

中正

故曰無極耳

若論功夫

而實無形象之可指

雖萬事萬化

皆自此中流出

人力之所能為

故曰天命

則見其出於人心

而非

以洞見全體為功

凡此只是舊病也

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

而特

初不異於前說也

至論所以為學

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

義禮智之性

視聽言動之則

以天命全體者為一物之渾然

而仁

然詳其語脉

究其意旨

亦是

此說雖似無病
見全體
即無一不善

皆從天命中來
須如顏曾洞

如仁義禮智之性
視聽言動之則

事事物物
皆有實理

以應事接物也
來書又云

然後別分一心出外

然後別分一心出外

較之吾儒

彼不可謂無所見

答陳衛道曰

釋氏所見

愈淡

而去道愈遠也

用意

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

亦甚明白

正不須

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

用意

謹切處

蓋性命之理雖微

是學問功夫

徹上徹下

細密

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此

以意識想象之耳

是與程子所訶對塔

格以待其貫通

而直

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窮

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

用意

何也 蓋如釋氏說 但能搬柴運

意其語未免有病

後長義

竊

來證孟子徐行

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

嘗見龜山先生

引龐居士說

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

用處有差

便是見付不實

不容略有差舛才是

理原不相離

雖毫釐絲忽間

無有是處

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

處則儘高明脫灑

而用處七顛八倒

裏許真實道理

所以見

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

不會見得

便能誠意正心

所以才能格物致知

纖毫疑礙

非者便是逆著此理

有條理

而其中是非黑白

令日用明見得天理流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便是要就此等處

所以格物致知

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

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

其中更無是非

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

即是神通妙用

微細辨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終是脫離未得

某向來

境界熟了 雖說欲却歸此邊來

能盡 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

是 不勝其多 寫不能窮 說不

又曰 佛氏差處 舉起便

欠 非虛語也 一以貫之 畧無餘

至著之事

至微之理

養得此道而不害

至微之理

而無餘

言養性

便是

父子三綱五常之道

盡性

便是盡得此君臣

皆是就實事上說

如言

凡古聖賢說性命

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

亦不是兩事也

便是放不下

看不破也

今云取其長處

而會歸於正

自然不入心來矣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commentary or a specific text being discussed.

無一星子是處

不用著力排攢

迤邐看透了後

直見得他

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

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

作小兒子 初上學時模樣讀

時一齊放下了

只將自家文字道理

亦曾如此

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

且權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continuing the commentary or text.

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 無欲便樂

問顏子所樂何事 曰

說得低 越有意思

不要高了聖人 越

晦翁答學者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 曰

朱子節要卷之十四

朱子節要卷之十四

可奪天巧

人力

伊川工夫造極

明道渾然天成

不犯

必勇

則為善必力

去惡

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

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

明道
人力
伊川工夫造極
明道渾然天成
不犯
必勇
則為善必力
去惡
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
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

是甚麼樣剛毅

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之類

這

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

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子思別無所考

只孟子所稱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是甚麼樣剛毅
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之類
這
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
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子思別無所考
只孟子所稱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各異

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

密察

其道雖同

而造德

伊川氣質剛方

文理

明道德性寬大

規模廣濶

不能識其味

故非久於玩索者

乍見未好

久看方好

皆獲其益

伊川之言

久看愈好

所以賢愚

嚼

然明道之言

一見便好

質慤精澁

尤耐咀

伊川之言

即事明理

通透灑落

善開發人

之言

發明理致

皆可歧及

學者只當以此為法

伊川所處雖高

然實中人

而輕擬之

恐失所守

是大賢以上事

學者未至

何害其為同耶

但明道所處

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

此亦

而伊川之一一理會

而伊川之一一理會

過

乃孔子之獵較為兆

此可謂不同矣

然明道之放

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

過

而

其事

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

而伊川所作行狀

獨不載

不以為免

而伊川所作行狀

學

前此未曾有人說到

極有功於聖門

有補於後

氣質之說

始於張程

此

學者用工

須是如

橫渠用功

最親切可畏

盡這一句

Handwritten Japanese text in kuzushiji script, corresponding to the printed annotations.

性即理也

直自孔子後 惟伊川說

敬之一字有力

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

最是

○ ○ ○ ○ ○

日用親切之妙

伊洛拈出敬字

直是學問始終

則庶乎寡過矣

Handwritten Japanese text in kuzushiji script, corresponding to the printed annotations.

丞相不多

便與濁對了

如左丞相大似右

却不知既說虛便與實對了

說清

虛兼實

橫渠却云

清兼濁

有人說與橫渠

謂清者為神

濁者非神乎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transcription of the printed text above.

神外無氣

邊了

明道說氣外無神

而言

太虛字落在一

曰無極

是該貫虛實清濁

無極

却只說得無字

問橫渠太虛之說

本是說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transcription of the printed text above.

其所論著

其所論著

皆陽儒而陰釋

而逃儒以歸於釋

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

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

生

禪

游先生大是禪學

餘習猶在

故學之者多流於

生

初皆學禪

後來

游楊謝三君子

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方見得

須是兼清濁虛實一萬大小來看

反成形而下

本要說形而上

生

精粹之氣

達於面目

色温

精粹之氣 達於面目 色温

豪邁

無復圭角

而充養完粹

豪邁 無復圭角 而充養完粹

延平先生

資稟勁特

氣節

於是

於是 延平先生 資稟勁特 氣節

而知天下之大本 真有在

而求所謂中 若是久之

而知天下之大本 真有在 而求所謂中 若是久之

怒哀樂未發之前

氣象爲何如

危坐終日

以驗夫喜

延平先生從之學

講誦之餘

極

羅公一人而已

然語其潛思力行

任重詣

士之游其門者甚衆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

士之游其門者甚衆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

之私

春融天理之妙

南軒曰 蟬蛻人欲

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

南軒曰 朝廷官爵莫愛他底

南軒疾革 定叟求教

實 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識見純粹 踐行純

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酬酢事變 斷以義理

甚可否 及其

法 平居恂恂 於事若無

自然之中 若有成

語默動靜 端詳閑泰

言厲 神定氣和

神定氣和

表裏不二

實有以過人

為病之大者

要其操持謹質

要人提撕省察

悟得本心

務踐履

却於踐履之中

其病却是盡廢講學

而專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

此天下之至言也

此語...

守欲約

不欲陋

五峰云

學欲博不欲雜

遂如此好

有省

中讀論語

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呂伯恭

舊時性極褊

因病

語訖而逝

此語...

便是千了百當

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利欲

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陸子靜之學

看他千病萬病

纔退時

便如墜千仞之淵

故其徒

往往進銳退速

...

只是虛

更無底簞

聳動底

亦便清明

一時被他

于靜會說

其精神能感發人

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規模窄狹

不復取人之善

惜乎其自信太過

...

他說得動人

不怕地

一向胡叫

胡喊

實見得恁地

所以不怕天

都無許多事

他是

若識得箇心

萬法流出

字

人只被私欲遮了

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

上面著不得一

おん 静 一 箇 心 本 來 是 好 底 上 面 著 不 得 一

其徒都是這樣

只見他許多籠暴底意思

害事不害事

看子靜書

如何都把做心之妙理

道

在裏

一齊滾將去

不知氣稟有不好底

夾雜

任意做出都不妨

任 意 做 出 都 不 妨

克利欲之私

只有一念要做聖賢

問象山說

克已

不但

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意見乎

只理會除意見

不可有

正意見不可無

意見

某曰

邪意見

某向與子靜說話

步上去

子靜以為

理

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

不敢 怕壞了人

若有這箇直截道

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

只是

放顛放狂

使人都快活

便會使得人都恁地

季通有精詣之識

卓絕之才

苦方可望

甚有益

此道不是小事

須喫些

直鄉志堅思苦

與之處

只要如此

然豈有此理

無相光中嘗自在

他

誌公云

不起纖毫修學心

...

皆當克去矣

他只是禪

孟子願學孔子之念

孔子好古敏求

顏子有為若是

周公思兼三王

然則堯舜兢兢業業

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

便不可

...

漢儒

惟董仲舒純粹

不全

只有王通韓愈好

又

孟子後

荀楊淺

不濟事

亦鮮見其比

人之所不能味

同門之士

而能閉門自守

味衆

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

得

不為時勢所屈

甚不易

有以及民

而自守勁正

從事州縣

隨事

吳伯豐明敏過人

儘能思索

不可屈之志

不可窮之辯

...

...

退之說性

只將仁義禮智信來

是也夫性之謂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然皆實 大綱是

其言雖不精

原道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

非歐陽公比

是也夫性之謂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其言雖不精

恐宣公不及

曰武侯氣象較大

問陸宣公

比諸葛武侯如何

是也夫性之謂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而民不告勞

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橋梁道路 莫不繕理

而其治蜀也

官府次舍

不以小惠

諸葛武侯 常言治世以大德

其學甚正

非諸人比

是也夫性之謂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陳了翁說 人當自試以觀已之力量
有不可誣者

陳義之切 則學問之功
得之天資 而其燭理之精

陳忠肅公 剛方正直之操
溫公可謂智仁勇
溫公可謂智仁勇

士大夫之功為多

范文正傑出之才

又小

又麓

問本朝人物

曰韓富規模大

說

便是識見高處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厥施斯普

和風甘雨

龍德正中

渾然天成

瑞日祥雲

玉色金聲

元氣之會

程伯子贊曰

揚休山立

庭草交翠

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

孰開我人

書不盡言

聖遠言湮

不有先覺

周子贊曰

道喪千載

偉人矣

終不可得而奪

亦可謂一世之

而愛君憂國之志

李忠定公

雖以讒間竄斥濱九死

是予蓋將有意焉 而力莫能與
之場

沉潛乎仁義之府

朱子自贊曰

從容乎禮法

訂頑之訓

示我廣居

妙契疾書

一變至道

精思力踐

勇撤臯比

佛老

張子贊曰

識其貴

蚤悅孫吳

晚逃

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

孰

君子

展也大成

布帛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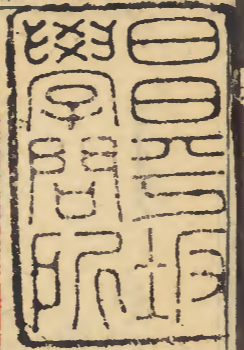
繩直準平

允矣

程叔子贊曰

規圓矩方

朱子自贊曰



安政庚申

修

或庶幾乎斯語

奉前烈之餘矩

惟闡然而日

也

佩先師之格言

也

天子節要

卷之十四

七

